

文学作品选读

2
1961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千里跃进，
红旗漫卷。

横扫四围，
会战兴安岭。
千里跃进，
时渡难关。
作唐君龙
一九六二年九月
宋月及同志嘱书

萬家墨面
漫高萊下
有孔吹動
比長心事
浩近連廣宇
于無聲處林
為道處。
魯迅詩一首。

毛澤東

清 平 乐

六 盤 山

毛泽东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①。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②。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③。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④。

〔编者按〕：这首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跨越宁夏南部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北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豪迈情感。

現在看到的題詞，是主席在今年9月應寧夏地區同志的請求而寫的。重溫主席這首振奋人心、萬戶傳誦的詞，一種無堅不摧、奮發有為的意志油然而生。當時的“蒼龍”早已被我們縛住，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早已被我們推翻。但是，對於崇高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來說，這還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在我們面前，還有一层高過一層的“六盤山”等待我們去攀登，還有大大小小的困難需要我們去征服。現在，看到毛主席這個親筆題詞，就好像面聆毛主席的教導一樣。毛主席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偉大豪語，依然象二十六年前那樣激勵着我們，鼓舞着我們。讓我們更加緊密團結在黨和毛主席周圍，為建設社會主義奮勇前進！

〔解釋〕

①望斷南飛雁——“望斷”望到看不見，表示望得久，望得遠。整句的意思是：看啊，候鳥大雁不耐北方的寒冷，成群結隊駕起翅膀向南方尋求溫暖去了，大雁啊，請把我們勝利長征的消息帶給關懷我們的人們吧。我們這些革命的健兒，踏破萬水千山正向長城那邊行進！ ②不

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這兩句的意思是：二萬里的行程算得什麼，困苦艱難不能把我們阻攔，不到目的地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③六盤山上高峯，紅旗漫卷西風——六盤山的高峯上，紅旗在西風里翻動。六盤山，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固原縣西南，山路險狹，經盤道六重才能到達峯頂。 ④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長纓，長帶子。漢朝的時候，終軍向漢武帝要一條長纓，說一定可以把南越王捆住了帶回來，（見《漢書》“終軍傳”）。這裡的長纓，指抗日力量。

蒼龍，東方七個星宿的總稱。古時候用星宿來指區域，這裡的蒼龍即指從東方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今日長纓在手，不但表示了抗日的決心，更表示了我們有這份力量！充分顯示了領袖遠大的預見和堅強的自信。何時縛住蒼龍，似乎帶有問的口氣，但它充滿着中國人民一定可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信心，是肯定的、積極的、急不可待的一種激昂情緒的發揚。

无 題 (1934年) ①

魯 迅

万家^②墨面^③沒蒿萊^④，
敢有歌吟動地哀^⑤。
心事浩茫^⑥連广宇^⑦，
于无声处听惊雷^⑧。

〔編者按〕：毛主席于1961年10月7日，接見了正在我国訪問的許多日本朋友，同他們親切地談了話，并亲筆写了魯迅的这首詩贈送給他們。（題字見本书封三）毛主席說：“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这首詩作于1934年5月30日，載《集外集》內。魯迅作这首詩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工农紅軍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后期，对苏区人民进行着恐怖的大屠杀，对在反动統治区的人民則实行残酷的鎮压，对进步文化实行統治与宰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迫与侵略，則步步退让，丧权辱国。全国人民悲憤到了极点，革命、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紛紛成立组织，要求对日作战，抗日救国。

从这首詩的写作日子上看，它是有着紀念“五卅”的意义，同时又是对当时时局有感而作的。

“万家墨面沒蒿萊”，是說全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恐怖統治下，成千上萬的家庭遭遇到家破人亡的災難，被埋沒在野草之中，人民悲痛到了极点。在这种血腥的反动統治下，我那里还有什么“歌吟动地哀”呢？这里包含着“反語的意味”，表达了鲁迅对那时时局的憤激。鲁迅想得很远，他的心同广大苏区人民的心連在一起，虽然身处由于人民的不敢歌吟而变得无声了的反动統治区，但是却接触到人民的心，感到了人民的“动地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般的伟大的声音，感到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末句結得很有力，表示了伟大的鲁迅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

毛主席題了这首詩送給日本訪华的朋友们，用意是很深的。日本人民目前正遭受着鲁迅写这首詩时候的苦难，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統治怀着同样的憤慨。現在，我们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我们的心同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心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特别是日本人民在黎明前的惊雷声。

〔注释〕

- ①《无題》是这首詩的題目，作于1934年5月30日。《鲁迅日記》1934年5月30日，記云：“午后，为新居格君书一幅云：万家墨面沒蒿萊……（略）”。②万家——犹言万姓，即指全国的人民。③墨面——痛苦得面色发黑。《孟子·滕文公上》：“歎（喝）粥面深墨”。指家有丧事的人吃不下飯，悲痛得面色发黑。《淮南子·覽冥訓》“美人擗首（头发乱）墨面而不容（不打扮）”。指在夏桀的暴虐統治下，妇女都痛苦得面色发黑。④沒蒿萊——老死于山泽荒草間的意思。蒿萊，野草。⑤敢有歌吟动地哀——敢有，岂敢有。歌吟动地哀：李商隐《瑶池》詩：“黃竹歌声动地哀”。相传周穆王在大风雪中作《黃竹歌》，来哀悼人民的冻餓。⑥浩茫——广大状，这里指想得远。⑦广宇——广大的区域。⑧惊雷——此处指人民革命的吼声。



堅貞不屈

——陳賡同志的一段經歷

穆 欣



陳賡同志在1927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向廣東潮汕進軍途中左腿負重傷。其後經過千辛萬苦，經由汕頭、香港到達上海。這時已是10月上旬，他在上海很快找到了黨的組織。黨幫助他搬進牛惠霖骨科醫院醫治腿傷。經幾個月的治療，才把左腿上的傷口治好，將折斷的腿骨接起來。牛惠霖是上海很有名的骨科醫

生，許多國民黨的“黨國聞人”和有錢的闊老都找他治病，也時常有國民黨的軍官在這裡進進出出。陳賡同志初進去的時候，這位大夫老懷疑他是一個強盜，以為他的腿是在盜竊的時候摔壞了的，不很樂意醫治。雖經反復解釋，仍不能夠解除對方的疑慮。當時陳賡

同志覺得，與其被懷疑作強盜，還是承認本來面目的好；又見醫生為人比較正直忠厚，便把自己的真情告訴了他。醫生听完陳賡同志的敘述，頗受感動，不僅沒有去告發他，兩人反倒成了朋友。在腿傷快治好的時候，忽然有個國民黨的團長住進醫院里來，此人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認識陳賡同志，他便趕快從醫院里面逃走。

陳賡同志從醫院出來，留在上海做了四年秘密工作，日與國民黨特務和黨的叛徒作鬥爭，保卫黨中央機關安全，那時陳賡同志化名“王先生”。他和另外幾個同志，依靠黨的組織，通過各種社會關係，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的許多探目特務，甚至还掌握了一批在蔣介石左右的人。這樣，就能隨時掌握敵人的各種情況，打擊敵人，保卫黨中央的安全。

由於“知己知彼”，上海黨的秘密工作就獲得了許多勝利。曾有多次，黨的機關眼看要被破獲了，因為事先知道消息，同志們得以及時轉移，躲開敵人的緝捕。有時候，有些同志被捕了，他們仍能利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或者通過同情我們黨的社會人士進行援救，想方設法把被捕的同志從牢里救出來。

陳賡同志根據黨的指示，曾經嚴厲地懲治那些背叛黨、背叛革命的叛徒。陳賡同志的活動，使得敵人胆喪。國民黨特務和租界巡捕都害怕他，曾為他的頭顱懸了巨額的賞格，卻無法找到他的踪影。實際上，那時候他天天跟這伙人見面，經常來往於一些國民黨特務家中。但是敵人始終沒有發現他就姓陳，不曉得他就是他們日夜謀算的共產黨人。

因此，在1928年到1930年，上海黨的機關得到周密保護，未曾遭受大的破壞。這個時候，我們黨的力量還很幼小。上海黨的秘密工作，所以能夠在千百倍於己的强大敵人控制的上海，以一擋百，接連取得許多的勝利，不僅由於這些紅色戰士們對於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於階級敵人的高度憎恨，對敵鬥爭中的機動靈活，同時，也是跟黨和群眾的親密關係、廣大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支持援助分不開的。陳賡同志這個時期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黨所交付給他的任務，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堅定不移、機智勇敢的英雄本色。

1931年，陈赓同志被党派往鄂豫皖紅色区域，出任中国工农紅军第四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不久就被调为第十二师师长。当时这个地区的紅军，已經在战斗中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連續取得許多巨大的胜利。这年3月，第四军在双桥镇全歼敌三十四师，生擒敌师长岳維峻，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攻之后，又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攻，并成立了紅四方面军，接着胜利展开第三次反围攻。其中黃安战役，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潢川、豆腐店一战，击潰国民党四个师，蒋介石賴以起家的嫡系主力第二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此后紅军东进，进行了有名的苏家埠战役，歼灭陈调元、王均等部三万余人，生俘敌军前敌总指揮厉式鼎以下两万余人。这个时候，我已开拓了纵横二、三百里的根据地，控制了黃安、商城、霍丘、英山、罗田、新集、金家寨等重要城镇。军鋒直逼武汉，京汉铁路和长江航运均在我军严重的威胁下。在此时期，陈赓同志率領部队转战豫南商城、光山、潢川、固始地区，曾在潢川近郊的亚港、双柳树及仁和集、江集、豆腐店等地，屡次痛歼国民党反动军队。豆腐店战役中，紅十二师以惊人的行军速度自商城赶来增援，协同兄弟部队作战，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1932年秋天，敌人对紅色区域进行疯狂的第四次围攻。8月中旬，十二师协同友邻部队曾在黃安七里坪重創卫立煌、陈继承部国民党进犯军。曾經参加此次战役的敌军第二师中一个军官，在战后写給朋友的信中供述：“本师潢川惨敗之后，除师长外全军复沒。經委座（按指匪首蒋介石）大力补充，军容复振……不料此次又遭惨敗，六名团长悉数伤亡……重演潢川惨剧，曷胜浩叹！”接着在新集（現設新县县治）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又痛击另一股进犯之敌。陈赓同志在这次反围攻中，率部英勇奋战，不幸右腿膝盖处负重伤。

鄂豫皖区第四次反围攻中，紅军和根据地人民虽然英勇奋战，迭創敌军，但終因张国燾机会主义的領导，围攻未能粉碎，当年10月紅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实行战略转移。当时陈赓同

志已调回紅四方面军担任参謀长。部队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賡同志的伤势更加严重，行动困难，便决定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

当时在鄂豫皖紅色区域工作，后来公开成为革命的叛徒的张国燾，违背党的正确路綫，利用第三次“左”傾路綫，窃取了鄂豫皖分局的領導地位，打击了原来許多坚持正确路綫的領導同志，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严重錯誤，使紅色区域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損失。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圣同志，就是坚持正确路綫，遭到张国燾打击的領導同志之一。陈賡同志曾和曾中圣等許多同志一起，对张国燾的錯誤路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次陈賡同志到上海去，除了治疗腿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燾的这些反党活动的詳細情况。

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間，陈賡同志化装成商人模样，右腿一拐一拐地离开部队。因紅军刚过去，敌人防范甚严。由于口音不对，答話也有差錯，还没有走多远，就被民团盘查住。幸好，給了一些錢，民团把他放了。

他雇了一辆小推車往南走，晚上在一家飯鋪里刚住下，碰見民团来查店，因为口音不对，又惹了一場麻煩。民团問他从哪里来？他回答說：“从樊城来买桐油的。”又問住在樊城哪条街？他没有去过樊城，只知道那里滨临汉水，順口答說：“在河街上。”虽然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而且是桐油商販聚集的地方，民团仍有怀疑，准备第二天带他到南阳城里去。当晚四个团丁也都在飯鋪里住下，他们睡了一圈，要他睡在中間。陈賡同志看見势头不对，便从身上拿出二十块銀圓交給飯鋪老板說：“我有八块錢在柜上存起来。”一則暗請老板帮忙，同时也表示自己不会逃走；他又暗示自己是做鴉片生意的，弄得民团将信将疑。受了賄赂的老板連忙提醒說：“这里抽的、喝的都有……”他买了鴉片烟和酒，把四个团丁灌得醉熏熏地睡下。当天深夜，便由老板帮助逃了出来。以后費尽千辛万苦，才經南阳沿途問路，走了三四天到达郑州。他在郑州住进一家旅館，又遇見一个黃埔第一期的同学。这人是胡宗南部队的—个高級军官，一見到他就問：“你不是陈賡嗎？”他当即用上海

話回答說：“阿拉弗姓陳。阿拉是從上海來格搭做生意咯，依格位長官認錯人了哦！”因他十分沉着，對方信以為真，對他說：“可惜你是上海人，我那個朋友是湖南人，跟你生得一個樣子。”那人走后，他便赶忙搬出，乘車離開鄭州。險些又出岔子。

陳賡同志到上海的時候，黨中央已經搬進中央紅色區域。這時上海黨的領導機關是上海中央局，陳賡同志即向上海中央局報告鄂豫皖紅色區域的工作。陳賡同志當時曾經談到鄂豫皖紅軍的英勇戰鬥，並且着重講到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張國燾在敵人進攻面前，表現了嚴重的逃跑主義，錯誤地撤離鄂豫皖紅色區域；同時有嚴重的軍閥主義，在黨內和部隊中、地方上胡亂殺人，殺害革命同志；對軍隊取消黨的領導，削弱政治工作；脫離廣大工农群眾，紀律敗壞，根本不重視群眾工作。和他差不多同時由鄂豫皖紅區到上海的邵達夫同志，過去曾和他一同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這次也是為了揭發叛徒張國燾的罪惡活動到上海來的。他們向上海中央局反映了張國燾的反黨活動，要求中央局把這一切都反映給黨中央。

陳賡同志在上海中央局談到紅軍在反對國民黨“圍剿”中戰鬥的劇烈、艱苦和英勇的情形，聽到的同志十分感動。大家都覺得能有一個作家把它寫成作品才好。當時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就把紅軍戰鬥的材料整理好，送給魯迅先生看。魯迅為了更詳細地了解紅軍的戰鬥情況，邀請陳賡同志到他家里作客。陳賡同志一向喜歡魯迅的作品，他很希望魯迅能將紅色區域的鬥爭反映出來，讓全國人民認清革命形勢，鼓舞全國人民的鬥志，於是便去見了魯迅先生。他對魯迅講述革命的大好形勢，也很具體地談到紅軍反擊國民黨四次“圍剿”的戰鬥，談到紅色區域的人民生活、土地革命和文化建設情形。當時他還順手畫了一張介紹鄂豫皖紅色區域紅軍反“圍剿”的簡略地圖。魯迅聽到在舊社會那些受壓迫、受屈辱最深重的人們，都挺直腰杆站起來戰鬥了，非常興奮。準備將這些動人的事跡寫一部小說，來表現中國工农紅軍反“圍剿”的英勇鬥爭。他們整整談了一個下午，直到深夜他才離開魯迅家里。陳賡同志本來答應給魯迅再詳細地談一次紅軍的戰鬥故事。可惜不久他就被捕，從此

再也沒有見到魯迅先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沒有写成。但是，这次談的材料，魯迅一直珍藏了很久很久。在白色恐怖下，保存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检查，这些材料还經常要转移地方，但魯迅一直舍不得焚毀，甚至連陈賡同志談話时候順手画的草图也保存下来了，現在仍陈列在上海魯迅紀念館里。

三

陈賡同志回到上海，又到牛惠霖医院去治伤。这次腿伤，比前次要厉害得多。除牛惠霖大夫外，还有骨科专家牛惠生（牛惠霖的哥哥）、胡兰生大夫参加診治。腿上的伤很快就治好了。他从医院出来，和邵达夫同志住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曾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很多人都認識。当时正是白色恐怖非常厉害的时候，陈賡同志喜欢到处走动，党组织怕出事，就把他们送到康生同志的居处，把他们两个“管束”起来。那时康生同志住在法租界边境的一幢秘密的房子里。康生同志一見他们，就說明这时上海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到处走动是很危险的，应当注意隐蔽。他们两个就在这里隐蔽了一个多月沒有出去。后来这个房子出了一点問題，康生同志搬走了，他们两个便到上海中央局的招待所里去住。

1933年3月，党决定派陈賡同志去江西中央紅色区域工作。在要离开上海的前一天，3月24日，他到貴州路“北京大戏院”（現名“丽都大戏院”）去看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叛徒坐在一起。叛徒故意装作未叛变的样子，拉扯着跟他談話。陈賡同志虽把他騙出电影院，但因腿伤刚愈跑不快，終被叛徒拖住，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他伸出手，狠狠一拳把叛徒打倒。叛徒躺在地下吹哨子，四周围的巡捕聞声而来，當場把他逮捕了。

陈賡同志被捕以后，即被送到老閘巡捕房。1927年至1930年陈賡同志在上海作秘密工作的时候，常跟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許多特务打交道，这时敌人把他扭到巡捕房，那些巡捕一見，都吃惊地說：“呵！原来你是陈賡。你不是王先生嗎？”工部局的英国特务头子兰浦生（Lampson）也很震惊。老閘巡捕房有个同情革命的探

长，以前曾經和陈賡同志見過面。这时一看是他，就問被捕的情形，并把陈賡同志被捕的信息告诉了党组织。他在巡捕房里，开始接連遭到敌人的鞭打、电刑。后来，敌人又要用电刑逼訊，恰好宋庆龄先生帶領許多新聞記者前来探視，才被迫停止。以后敌人換了另一副面孔，改用軟的手法对他。陈賡同志始終堅貞不屈。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區法院举行一次“审判”，和他同一个下午先后被审訊的尚有罗登賢、廖承志同志等四人（他们是3月28日被捕的）。当日出庭作証人的有叛徒王云程等。在这次“审判”当中，帝国主义分子与蒋介石卖国政府狼狽为奸，判決由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把他们五人引渡給南京政府。这次“审判”，“赤裸裸地显示出中国和外国当局事先就已安排好了，只是为了用审判的形式欺騙群众，才把被捕者带出来受审；而被告方面即使提出証据和理由，引証法律条文，也决不能改变法庭的決定。其实，关于被捕者的判決，早已在这审判丑剧前預先确定，这是十分明白的。当审問时，并没有人对他们起訴。法官只是容忍着律師們的辯护，而工部局的律師却靜悄悄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一語不发。被告們完全駁斥了巡捕房眼線的誣告。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表却全副武装，宣布他也代表公安局，并且据說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說，‘全部事情已經安排好了’。当这幕丑惡的滑稽剧告終时，法官为了做做样子，离开法庭数分钟，然后回来誦讀了引渡命令。”（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46頁）

在敌人的“会审公堂”上，陈賡同志等大唱《国际歌》，并慷慨陈詞，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跟自己所从事的光荣事业辯护，痛罵国民党反动派喪权辱國的种种卖国罪行。他们“理直气壯的論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現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應該为之驕傲的典型。”（《为新中国奋斗》，46頁）

“审判”結束，他们就被“引渡”給上海市公安局，转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陈賡同志从公共租界转到“华界”，被关在警厅路公安总局拘留所。敌人怕他逃跑，在監獄里曾經把他鐐铐在一个铁柱上。过了几天，叛徒顧順章来劝他投降。顧順章无耻地說了一

通“中国革命已經失敗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的鬼話，还說蔣介石曾从江西发来电报，要他們給他“特殊待遇”。陈賡同志痛斥顧順章无耻的叛徒行径，把这个叛徒罵得无言答对；顧順章还曾多次送来許多“礼物”，均被陈賡同志用脚踢开。

不久他又被押解到南京。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善于逃走的人，敌人把他同另一个被捕的同志用鉄鏈子鎖在一起，送上一辆有鉄格子窗的囚車，一路上看守森严。火車离开上海站以前，他们两个同声唱起《国际歌》来，到了南京也是这样。他们悲壮的歌声，穿过火車的板壁，越过鉄格子窗眼，給周围的旅客以莫大的鼓舞，引起押解他们的特务、獄卒一陣惊慌。国民党宪兵队司令谷正伦故意拿着一封蔣介石的电报，亲自到南京火車站来“接”他。这封專門为了給他看的“电报”上写着：由于他在广东和北伐期間的历史，要尽量給他“舒适”和“鼓励”，以便使他“悔过”并且加入国民党。电报說如果他愿意“起誓归順”国民党，蔣介石答应給他高貴的职位和美好的“前程”。自然，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沒能从陈賡同志口里听到半句好听的話。他被押进南京夫子庙宪兵司令部。

敌人又在南京对他严刑“审讯”，逼他詳細說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和军队中的情况。主审人就是叛徒顧順章。他一再“劝降”，而且还把几个叛徒的口供拿給他看。陈賡同志把这些东西全部扔在地上，把顧順章痛罵一頓，使他陷于狼狽不堪的境地。但顧順章还不死心，以后仍天天派人来“劝”，都被陈賡同志罵跑了。有一天，敌人把他拉进一所小洋房，派来两个特务，对陈賡同志說，你是爱国分子，走錯了路。陈賡同志非常蔑視，根本拒絕与之談話。

后来，敌人又要出一个新的花招，派了几个他在黃埔时候的“同班同学”和“学生”来。这批卑鄙下流的俗物，故意穿着鑲金边的制服和閃光的皮靴，显示他們的高級軍銜。他們告訴他，蔣介石“舍不得”杀害黃埔军官；又說蔣介石会欢迎他“回心转意”。他們还提出了一个愚蠢的問題，問他是否无法忍受紅军的艰苦生活？陈賡同志蔑視这些双手染滿人民鮮血的新貴，帶着高度的憎恨，用尖銳辛辣的語言，历述国民党反动派的禍国罪行，大声讲述

工农红军如何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和鄂豫皖红军活捉岳维峻、歼灭第二师的情形。在大义凛然的陈赓同志面前，这班家伙自惭形秽。他们被陈赓同志骂得理屈词穷，被气火了，悻悻地说：

“你还敢在这里进行宣传？”陈赓同志带着轻蔑的冷笑，很幽默地说道：“问题是你们提出来的，我只不过是真实地回答这些问题而已。”这伙法西斯死党只好自认“晦气”，悄悄地一个个溜了出去。

几天以后，他和另外几个被囚的人一起，被送进一间比较好一点的屋子，还给他们发了新的衣服。开始他不明白因为什么，不久宋庆龄先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先生等来看他们，同来的还有外国朋友。陈赓同志对宋庆龄先生等讲到他受到的非刑拷打和恶劣待遇，并且当场揭露：为了这次会见，他们才受到了这点特殊待遇。看守大怒，等到来访问的人们走后，立刻把他送进一间又脏又坏的牢房，屋里散发着一股阴森发霉的臭味。起初这间屋子完全是黑暗的。开灯后，他看见墙上挂着人骨头、刀子和枪。国民党特务用枪指着，一再重复地说：“招供！招供！”

陈赓同志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拿他没有办法。陈赓同志对于敌人的爪牙，非常硬气。每次当他想要出来活动活动的时候，就大声地喊叫狱卒：“我要出来散散步，快开门。”陈赓同志已是一个出了名的难惹的人，狱卒不敢违抗，就得赶快给他开门。他出来走动的时候，总要设法看看难友们，鼓励大家的斗志。

由于宋庆龄先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继续营救，接连几次跑到南京看他，使国民党对他未敢骤然加害。——他们被判决引渡给南京政府次日，1933年4月1日，宋庆龄先生曾经怀着无比愤怒，在《告中国人民》（它的副题是“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说：“昨天被捕和引渡给国民党的五个人，正如所有与他们遭受同样命运的同志们一样，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

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象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为新中国奋斗》，48頁）

四

那时国民党对中央紅色区域的第四次“围剿”还在进行，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揮这次“围剿”，蒋匪妄想亲自誘逼陈赓同志自首，并且妄想通过他来“影响”在紅军中的黃埔学生，命令南京用輪船沿江押解他到九江转南昌。蒋介石所以这样做，除掉他一貫的阴险奸詐以外，还由于在历史上陈赓同志曾經救过他的性命。那是1925年在广东二次东征討伐陈炯明时候的事：当年10月14日东征军攻破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后，繼續向东江前进，中途突然遭遇林虎的部队。这时周恩来同志（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率領第一师（师长何应欽）已向海陆丰前进，陈赓同志帶領自己的部队警卫蒋介石的东征总指揮部。靠近总指揮部行动的第三师，跟林虎一打，战斗失利，总指揮部处境危险。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妙，忙叫陈赓同志向譚瑞卿第三师传达“不准退却”的命令。第三师是刚收編的旧军，陈赓同志带着命令到达的时候，部队已在敗退。見到蒋介石的命令，这个师曾企图反攻，結果却又一次失敗。待蒋介石赶到那里，敌人一个側击，譚部全綫崩潰。蒋介石要陈赓同志亲自挂帅，把潰散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并且要他枪毙任何一个逃走的人。可是，这时局面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大規模的逃跑是不可能克服的，甚至军官们也转过头来逃跑。到后来，总指揮部的人也大部逃散。开头蒋介石还想装模作样，故作鎮靜，声称不愿后退。那时蒋介石刚刚在惠州被欢呼为“总指揮”，趾高气揚，不可一世。这么一来，这个流氓感到有些不体面了。他故意装模作样地又哭又嚷：“我必須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見东江的父老。”后来经过陈赓同志又哄又劝，蒋介石看到已有台阶可下，嘴巴就松动些了。这么一拖延，眼看林虎的队伍越发逼近过来，离开他们已經只剩一、二里路，蒋介石心里慌了，吓得腿也軟了，走不动路。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革命的，当时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尚未暴